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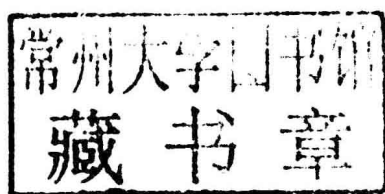
血戰塘馬

刘志庆 著

作家出版社

血戰塘馬

刘志庆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战塘马/刘志庆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63 - 5864 - 4

I. ①血…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7654 号

血战塘马

作 者: 刘志庆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00 千

印张: 19.75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64 - 4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长篇历史小说《血战塘马》终于问世了，作者请我写个序言，我欣然答应了。看完作品，提起笔，我的心情特别凝重。我为许多关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写过序言，但从没有过如此凝重的心情。看到“血战塘马”四个字，眼前顿时浮现起抗日烽火的种种图景：山川、河流、湖泊、村庄、碉楼、铁路、小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喊杀声声，气浪沉沉……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容……那一幅幅血与火的画面……；耳中又回旋起那首广泛流传于苏南的慷慨悲壮的挽歌：“朝阳升起在黄金山上，秋风吹起枯草在晴空中旋扬，平静的塘马变成了血腥的战场。我们的罗、廖首长呀，身先士卒，英勇顽强，沉着指挥，驰骋疆场，为了民族的解放牺牲在祖国的土地上……”

心潮澎湃，难以自禁，我似乎又回到那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中，又重新投入那场气壮山河的战斗，胸中又激荡起那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誓死奋战的壮怀激烈的情感来……

我们这些参加过塘马战斗、并看到了胜利的革命者对先烈充满了一种崇敬之情，常常回忆起那场战斗发生、发展的过程，悲壮之情时时萦挂于心，

我们曾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悼念、追思、缅怀之情……

岁月风云，戎马倥偬，虽然我不时畅发着那种情感，但总伴有一种不甚了结的心愿，甚至存有某种缺憾，那就是对于这样一场在新四军抗战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气壮山河的战斗竟然没有一种全面正确的历史定评，没有一部足以展示罗忠毅、廖海涛及众将士形象的文艺作品。

当来自溧阳老区的小刘来到福建并向我提出创作塘马战斗的文学作品的设想时，我表示全力支持。这场战斗需要用文艺的形式来表现它，需要用形象来展示其血与火的风采，同时又使我感到更需要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对这场战斗做一个全面的分析与评介。

自塘马战斗结束的那天起，对塘马战斗的评价与看法就不一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多次召开的党史会议上都没有形成一个评定战斗性质的文章或决议。往往因视角不同或因对战斗的发生、发展、结果及了解程度的不同或因受其他思潮的影响不同，竟出现了许多不很恰当的评论，这使我感到忧虑、

困惑。作为这场战斗的亲历者，我有职责去全面正确评定这场战斗的性质及其政治、军事意义，这样才能告慰罗、廖首长和数百位阵亡将士的英灵，才能更好地激发新一代的爱国主义热情，才能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我的想法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赞同。打开存封的历史，进行理性的思考，经过反复的论证，我的文章《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于2008年发表于《战争年代》第二期上。这是一篇全面分析、评定塘马战斗的文章。现摘录某些片段附于序中：

塘马战斗的历史现实意义

第一、塘马战斗的结果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有重要的影响。塘马战斗爆发于1941年11月28日，其时日本行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巩固其后方基地，支持太平洋战争，日军在塘马战斗中投入了一个旅团（3000日军和800多伪军）的力量，是日军对新四军作战兵力投入最多的一次。当时在塘马地区集中的有苏皖区党政机关、第五行政专员公署、茅山行政专员公署、江苏溧阳、溧水、镇句、金坛、宜

兴、安徽当涂等县党政机关和茅山保安司令部，集中了苏皖区地方党政机关的大多数人员，约1000余人。如果日军一举消灭苏南抗日主要力量的企图和目的达到，新四军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茅山抗日根据地就会丢失，位于长江南北的浙东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所构成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就会被割裂开来。这不仅对华中，对全国抗战也会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罗忠毅、廖海涛两位新四军高级领导和272名指战员在塘马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换取了苏皖区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突出重围的结果，从而保存了我党在苏南抗战的骨干力量，使日寇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一举消灭苏南新四军抗日武装，巩固其战略后方的战略企图破灭，塘马突围战斗是对抗战全局有重要影响的一次战斗。

第二、塘马战斗的结果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政治影响。从罗、廖首长主观上说，他们并非不想避战。但由于对情报判断失误，塘马战斗发生了。但就塘马战斗结果而言，在当时及以后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政治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表现在：1、使当时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的不实之词得到了相反的印证。2、使当时国民党指责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

不击”的谎言不攻自破。3、进一步提升了新四军在苏南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英勇抗敌的形象。4、把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提升到了最高点，使敌军都不得不发出“新四军如此顽强坚决，征服中国遥遥无期”的哀叹。5、罗、廖等先烈的牺牲，更加激发了新四军指战员和苏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及抗战热情。

第三、塘马战斗表现出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罗、廖首长及272名牺牲的指战员名垂青史。人民不仅是一辈子，而是世代都不会忘记塘马战斗的先烈，坐落在江苏溧阳王家庄的烈士陵园、江苏金坛戴家棚新建的戴家桥上的碑刻、溧阳塘马地区小学生的课文、溧阳后周小学成立的“罗忠毅、廖海涛”中队、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中塘马战斗的展示、福建省福州市三山陵园塑立着的廖海涛烈士的塑像、建国六十周年罗忠毅被评选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等足以说明人民永远怀念他们、崇敬他们。

《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一文中的观点，得到了还健在的、亲历塘马战斗的十二位

老同志的一致赞同。可以说我们的努力奠定了研究塘马战斗的历史基础，现在小刘又用文艺的形式来表现这场战斗，是相得益彰，正适其时。

小刘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为了写好塘马战斗，他反复查阅资料，深入实地考察，多次采访参加过塘马战斗的老战士。他的作品较好地把握了塘马战斗的实质，较好地展示了罗、廖及众将士的形象，较好地表现了我新四军抗日将士的铁血精神，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

2009年罗忠毅同志被评为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百位英模人物之一，可以说是对塘马战斗作出肯定的最好的佐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这场战斗，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作品来表现这场战斗，为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教育下一代、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王直

2011年3月26日于福州

1941年9月起，日军急于打破苏德战争爆发后自身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并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因而加强了侵华战争的步伐。苏南地区的日军千方百计想把新四军十六旅这颗楔在京、沪、杭三角地带的眼中钉拔掉。因此集中强大兵力，对我茅山两溧地区连续远途奔袭，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大举扫荡，寻找我领导机关以及主力部队决一死战。

为了打开苏南抗日的新局面，新四军十六旅和苏皖区党委积极应战，11月25日在旅部所在地溧阳县塘马村紧急召开地方武装会议。

1

秋已尽，冬将至，苏南大地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溧阳县塘马村刘家祠堂门前的空地上沾满了霜花，场地上散落着块块的绒毛似的霜花，场边沿、树干上、杂乱的稻草上、四散的碎砖碎瓦上，沾满了晶莹的具有美丽图案的霜花。空气清冽，夹有一层寒意，上大坟的桑树静立着，纹丝不动，西沟塘的水面犹如平镜，波澜不现，刘秀金家门前的大树上

鸟雀也少了那份聒噪，大祠堂那古老的墙面仍是那样斑驳陆离，霜花的侵袭使之有了一种柔和的润湿感。除了农夫农妇的开门声和各地传来的鸡的叫声外，什么声息也没有。许久，遥远可辨的战士的步伐声隐隐传来——一切是那样的寂静。

寂静在艳阳的照射下，在声浪的冲击下终于被打破。8点钟左右空场上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或穿着灰色的军装或穿着普通的棉衣，在空场地上交谈着。神情是那样的丰富，话语是那样的畅快，偶尔的争论伴有严肃认真的神情，突来的喜悦使欢笑声在墙树间回荡，在水面上跳跃。扳手指头，摊开手掌，叉腰，握拳，挥舞双臂，一系列肢体的动作可以看得出群体的心灵激荡，与塘马四周的寂静环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罗、廖司令来了”，众人抬头望去，罗忠毅、廖海涛从东面款款而来。

罗忠毅，新四军六师参谋长、十六旅旅长；廖海涛，新四军十六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因为二人在重建军部前分别担任新四军二支队正、副司令，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二人为司令。今日在塘马召开苏南党、政、军地方武装及财经工作会议，所以一大早赶往村西刘家大祠堂参加会议。

下午供给部部长张其昌正在做关于如何解决地方财经供给的报告。

他刚开了头，祠堂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罗忠毅的警卫员陈阿根快步走进会场，找到了政治部组织科长王直，轻声地在王直身边耳语几句，王直一听忙向罗、廖请假，说戴巷有人来送信。罗、廖点头后，王直走出门外，几分钟后，王直匆匆返回会场，在罗、廖身边轻声耳语几句，罗、廖神色顿时一变，忙向与会人员解释有急事，需出去一下，会议临时由宣教科科长许彧青主持。

罗、廖匆匆离开会场，漾起一层涟漪，与会者看见罗、廖神色凝重，预感到发生了大事。

天色更加灰暗了，风更大了，淹没了张其昌的讲话声。

2

情报，又是一份情报，从金坛交通站转来。交通员急速从金坛城赶到戴巷，李钊急命茅山湖西保安司令部通讯员把情报转到旅部，王直接到情报后交给罗、廖首长。

情报很简单，

日军在金坛城增兵，又闻薛埠日军也在增兵，并扬言南下，目标不明，望首长注意敌之动向。

11月27日

罗、廖看着这张小纸条，双眉紧皱，沉思起来。

“王科长，”罗忠毅转身关照王直，“张其昌报告完后，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宣布今日会议结束，代表们回驻地休息，还有……”他沉思了一下，“不要说明原因，待旅部研究后再作打算。”

“是！”王直转身返回大祠堂。

罗、廖二人径直来到村东司令部，两人走上二楼的转角马楼处，坐定后，细细分析起来。

“廖司令，又来了一份情报，来得不是时候，我们的会议还没完，四十八团整训还在进行……你看这情报和上两次来的情报差不多，日寇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的部署肯定要调整，日寇不会给我们时间与空间的……”

廖海涛神色冷峻，虎眉紧锁，点了点头：“对，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我们不能指望塘马一直处在平静之中，日寇是不会让我们安静地搞部队建设的，我们转移两次，敌人都没来，而这份情报又来得太迟，也不详细，而且是从一般的交通站转来。我们既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但也要仔细分析，切莫再上敌人的当。”

“我看先派人去瓦屋山、天王寺、薛埠一带去侦察一下，这样会更

有针对性。”

“好！”

“我们的参谋人太少，张开荆又迟迟不来。”罗忠毅叹了一口气，然后叫警卫员，通知参谋张业迅速赶到司令部。

张业来到后，罗、廖二人把情报交给张业，然后命张业派人迅速侦察敌情，把侦察到的情况迅速传回旅部。

大祠堂会议匆匆结束，许多代表有些不解，满腹狐疑地回到各自的住所。

廖海涛从大祠堂出来，向设在村中刘正兴家的政治部走去。

又见杨氏的茶室了，杨氏在老虎灶下用勺子舀水，又见那竖着的篮球架，那是供旅部举行体育运动会所用，平时机关人员和旅部特务连的战士在晚饭前也来此打打球，但今天这里不见人影，只有一只黄猫俯伏着，发出“喵呜”的叫声。刘家祠堂山墙赫然而立，墙面的斑驳使眼前的画面有一种丰富的层次感，那马头墙挺直的线条十分刚劲，屋脊上黑黑的龙头向着天空，张着嘴承受着天上的雨水，雨点不大，细细的，没有满足他们的口欲，却把他们的头洗涤得闪闪发亮，那三进房屋的山墙爬满了丝瓜藤，叶子凋落已尽，但藤儿却顽强地依贴着墙，上面缀满了表皮脱落、网状内质外露、黄黑错杂的丝瓜，在寒风中摇晃着、摇晃着。

炊烟袅袅、谷香阵阵，刘正兴家的大门敞开着。

廖海涛见政治部的其他同志不在，估计晚饭前他们相聚在一起，做片刻的闲谈去了。

他的思绪又飞扬起来。

“敌人究竟要干什么呢？从大的形式看，敌人北进企图已不明显，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有南下的意图，但不管北进还是南下，他们都要抽调兵力用到其他战场，这样我们发展武装力量就有了新的契机。实际上，下半年来敌人在茅山一带没有采取过大的军事行动，这样也使我们有时在塘马展开整训。但战争的残酷性告诉我们这种平静只可能是暂时的，我们在给军部的报告中，已指出。但问题是什么时间以及什么方式来结束这宁静，这是难以预料的，敌人也许是真的要发动进攻以配合东部的清乡，进而借机打击一下抗日的力量，然后迅速抽兵他调，或者敌

人不过是放烟雾弹，迷惑我们，让我们不对他们采取军事活动，以逞‘以进为退的妙计’。

“如果是前者，敌人有可能是针对我们，因为我们是抗日的中坚力量，但也有可能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苏南的兵力有一万多人，且配有足够弹药和重型武器。国民党没有公开投降，如果日寇抽兵他调，国民党的军队毕竟还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威胁，这一点日本人不是不清楚。

“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国民党而言，他们是求之不得的，他们躲在郎广山区，进退有余，可以打着抗日的旗号高枕无忧地睡觉做美梦。于我们则不然，如果我们为其所惑，忙于转移，则中了敌人的疲兵之计，如果不为所动，则难保不测，倘若敌人突然改变计划，后果不堪设想，兵家在谋划上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呀！

“看来只有等侦察员回来再说，回来后再根据侦查的情况作出判断。”

廖海涛的妻子李英来了。一周没有在一起了，她想擀一些面条。廖海涛见此，并没有像往日一样阻止，他从来都和战士们或者和旅政治部的同志一道用餐，偶尔李英要为他做一点饭菜，他都会虎眉一竖：“新四军官兵一致，不能特殊化。”这几日看到廖海涛为了整训，处理罗福佑事件，召开财经会议和地方武装会议常常工作至深夜，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肤色又黑又黄，有时还咳嗽不止。她再也忍不住了，把生活费中节约下来的一元钱拿来给廖海涛买了一些面粉，准备为他做两碗面条。

她做好了准备，不管廖海涛如何发火，她都要坚持，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了。

她惴惴不安地来到二楼，见廖海涛在桌前沉思，桌上还堆放着他写的许多文稿，她知道其中就有起草了几个晚上的给军部的那份报告。

廖海涛看见了她，也看见了她拎着的面粉和手中的擀面杖。但出乎李英的意料，他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说：“李英啊！你多擀些面，今天晚上我想吃，另外政治部也有一些同志……”

李英既高兴又感到为难：“海涛，就这么多了，我是单独为你做的。”

“那再买一些吧。”

“好吧。”李英笑了笑，放下手中的面粉、山芋粉和擀面杖，转身走下楼。

李英下楼去了，廖海涛望着她愈来愈窄的背影，内心是如此的沉重。李英是他第三个妻子，看到她的背影，他便会想起张菊秀与张招巴以及他那三个孩子。

他无法平静下来，双脚在楼板上交替移动着，楼板发出咚咚的响声，脑海翻涌各种思绪。

“张菊秀与母亲江细妹、儿子廖顺文于1935年农历五月为国民党保安十四团团副李佩琼所捉。母被枪杀，儿被溺死，菊秀放出后被改嫁到中都，忧郁而死。

“张招巴和我在1936年结合，生有一子，名为明权，可惜夭折，后又怀有一孩子，为了抗战，只得分别。临别前，我送给她一把左轮手枪，并说：‘在你即将分娩时，我又要离开你。形势所需，没有国就没有家。别难过，别流泪。这把手枪就让它留在你的身边，必要时做自卫之用。对于所怀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取名为明朗；如果是女孩，取名为明娥。’招巴哭了……前年在军部教导大队学习，我托人到家乡打听，据闻生下的是女孩，那该叫明娥了吧！可惜回来的同志说，母女又被国民党所捕，生死不明，大约是遇害了。我泪水不断而下，我只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私仇放于一边。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们母女俩，如果我的女儿明娥还在，那该和塘马村五岁的小孩差不多大了。可是，我的女儿，我的妻子，她们究竟在何处，在不在人间？我想念你们，难道你们真的遭了国民党的毒手了？我的女儿，我还没有见过你，你像我吗？你知道爸爸十分思念着你们呀！但愿那位同志带回来的音信是错误的，企盼上苍照顾你们俩，抗战胜利后我们有相聚的一天……”

“情报来过两次，我们都转移了，结果呢？他们没来，是他们知道我们转移了没来，还是故作姿态，还是施放烟雾弹。我们做过调查，我们情报站的工作人员没有问题，今天情报又来了，和上次差不多。如果从有备无患来看，我们应该转移。可从实际情形看，敌集中优势兵力要进攻我们，我们忙于转移，如果西去与四十六团会合，这就要穿过宁杭公路，这条公路已被日军封锁，并且前天四十六团来电，敌已向四十六团进攻，四十六团已撤移至白马桥，距日军天王寺据点较近。一千五百

多人且大多是非战斗人员，移动必然是缓慢的，集中行动的目标大，穿越宁杭公路，必然会被敌人发现，我军在运动中与占绝对优势的日军部队作战，全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如果南下就要经过顽军四十师防区，我十六旅不久前刚在黄金山与之交战，且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已宣布新四军为‘叛军’，配合日军消灭我们，他们肯定会做的。如果北上，离日军金坛、天王寺、薛埠等据点就更近了，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如果东进，有条长荡湖挡道，即使有船渡过到太滪地区去，说实在，当初十六旅就因太滪地区难以立脚，打不开局面，才从那转移到塘马地区。如果今天收到的敌人要大举进攻的情报早点来，还可采取分时分批分散转移的办法。现在距敌通常可能发起进攻的时间（即拂晓）只有几个小时了，如果分时分批分散转移，不仅各分队走不了多远，易被日军赶上，现有的五百多人作战分队也必然要分散配置，还易被日军各个歼灭。

“既然马上转移不行，最佳方案就是暂时不转移，等待侦察员获取敌人出动时的情报。如果日军进攻我塘马企图显露，驻塘马北面的四十七团二营两个连（约二百多作战人员）可阻击敌人，迟滞敌人行动；驻白马桥的四十六团（两个营约六百多作战人员）可翼侧攻击敌人，牵制敌人行动；驻塘马附近地域部队（约五百多作战人员），还可利用塘马附近地域的既设阵地抗击牵制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主力被我作战部队牵制，党政机关人员向西越过宁杭公路，向溧水方向转移的安全性会更可靠一点。”

廖海涛推开窗户，天色渐渐变黑了。村中间那几间房屋灰乎乎，已是湿漉漉的了，那香椿树的叶子早已凋落，上面挂着的几只丝瓜在风中不断地飘荡，如铃铛一般有节奏地摆动。

“上一次转移下来后，部分士兵与干部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军情岂能不认真加以对待呀！在敌强我弱、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岂能掉以轻心。

“我们多么需要平静的日子，假以时日，我们的部队整训完毕，队伍扩军完成，地方财经困难得以解决，地方武装得以发展，那么苏南的局势将大有改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会取得更辉煌的成绩。南拒顽军，北抗日军……可惜我们的空间太小了，如果我们能拥有国民党据